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乡间路上的谈话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乡间路上的谈话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乡间路上的谈话/(德)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985-2

I. ①海… II. ①海… ②孙… III. ①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文集 IV. 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617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海德格尔文集

乡间路上的谈话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985-2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68.00 元

Martin Heidegger
FELDWEG-GESPRÄCHE

(1944/45)

2. durchgesehene Auflage 2007

Gesamtausgabe, Bd. 77

©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5.

„'Αγχιβασία. Ein Gespräch selbstdritt auf einem Feldweg zwischen einem Forscher, einem Gelehrten und einem Weisen“ has partially been published in:

Zur Erörterung der Gelassenheit. Aus einem Feldweggespräch über das Denken (1944/45)

© 1959 Klett-Cotta—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2007年全集版第77卷(审订第二版)译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了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

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目 录

'Αγχιβασίη[接近]:一位研究者、一位学者 和一位向导之间的一次乡间路上的谈话.....	1
老师在钟楼楼梯口碰到敲钟人.....	155
在俄罗斯战俘营里一个年轻人与一个 年长者之间的夜谈.....	199
编者后记.....	247
译后记.....	252

Ἀγχιβασίη[接近]:

一位研究者、一位学者和一位向导之间
的一次乡间路上的谈话

学者:去年秋天,我们头一次在这条乡间路上相遇。那次相遇 3
是一个美妙的偶然,因为我从中获得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激发和启示。当时我想起一个古老的希腊词语^①,自那以后,它对我来说似乎就成了一个表示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的合适词语。

研究者:我们的相遇委实是美妙的,但并不是一种偶然。我们所谓的偶然,始终只不过是我们的因果说明链条中还存在着的缺口而已。只消我们还没有把说明性的原因确定下来,这个窟窿就还会留存着。我们喜欢用“偶然”(Zufall)这个名词来搪塞之。我们此间已经有多次碰面了,卓有成效;其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希望,通过一次消遣让自己从日常劳作中解放出来。

学者:我们的关注的相似性也快速地把我们带向我们当时谈话的主题上面。当时我们谈的是认识。

研究者:诚然,我们的探讨容易迷失于难以把握的普遍性之中。我总是觉得,我们仿佛只是谈了些单纯的词语。不过,我们的谈话仍然提供了一种消遣,使我离开劳神吃力的实验,是当时我为了研究宇宙射线开始做的实验。

学者:实际上,我们联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加以深入讨论的认识之规定,是相当“普遍地”被把握的。有什么不能被安置于“直观”和“思维”的名目下面呀?——在康德看来,认识就是由“直观”和“思维”构成的。所以,我们当中的物理学家就有理由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一种对于人类直观和思维活动过 4

^① 应指本次谈话标题中的希腊词语 Ἀγχιβασιῖν[接近、切近]。——译注

程的实验性研究。至于我自己,这时就获得前面已经提到的那种激发和启示,它无疑地依照我的历史学上的关注,把我的思索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我也已经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对我来说,为了埋头研究,冬季总是比其他季节更为有利。

向导:没错,我还记得去年秋天的凉爽。

研究者:那时候,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您从我们的谈话中明显所得甚少呐。

学者:您也几乎没有参与;也许是因为您整天太热衷于哲学研究了,在这条乡间路上的行走只是让您消遣而已。

向导:在秋日的凉爽中,夏天的火热结束于朗朗晴空。

研究者: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感受对您来说似乎相当适合于休养。您醉心于其中,并且在此类情调中寻求哲学之抽象的一个平衡力量。

向导:秋天的凉爽于自身中庇藏着夏天。秋日凉爽的晴空每年都以自己聚集性的游戏萦绕于这条乡间路上。

研究者:于是在我们行走时,如果允许我这样说,您通过这条路上的秋意,更多地只是让自己集中于一种偶尔不妨一试的思索状态中。

学者:您因此不够放松,跟不上我们的谈话。

向导:也许是吧。

5 学者:由此您是想让我们明白,在谈话中我们探讨的主题,也即认识的本质,总是从我们这里溜走了?

研究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立即就坚定不移地

着眼于其决定性的基本特征,把认识收入眼帘了。我指的是激励和掌握我们自己的认识行为的东西。

向导:这个东西是?

研究者:是认识的工作和功效特征。

学者:相应地,我们的追问也就很快指向思维,指向认识的那个要素,我们可以用康德的话称之为“主动的”要素。与思维相比较,直观在认识过程中只具有一种准备性的作用。

研究者:直观与思维之间的这种等级,以一种值得想望的清晰性显示在现代的自然研究中。在这里,直观元素消失得只剩下一点儿残余了。

向导:也许您在此说的比您想的要多。

研究者:我始终只说我之所思所想;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在被视为一切自然研究之典范的现代物理学当中,理论物理学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它创造出关于自然的数学筹划。只是在这时候,在这种筹划的视野内,实验才可能得到构想和构造。

向导:但是,实验安排的情形如何呢?一个实验的构造,为此所必需的设备的规划是怎样的情形呢?难道您是想把这种“实验因素”(它并不属于理论物理学)唯一地指派给物理学认识的直观方面吗?

研究者:这当然是难以做到的。我更愿意把您所列举的东西 6 视为物理学的“技术”方面。

学者:既然我们这里可以谈论“方面”,那么,毫无疑问,在实验的“技术因素”中就包含着大量的思维活动。

研究者:正如技术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那样

一种思维,它为了控制和充分利用自然,转而从事理论自然科学的实际应用。所以,我们物理学家也说,技术无非是应用物理学。

向导:但如果物理学(而且作为纯粹的自然研究)已经在实验中应用技术,那又如何呢?例如,您就想一想核裂变机吧!

学者:那么,物理学,以及与之相随的整个现代自然研究,无非就是应用技术啰?

向导:太好了,您自己说出这话来。

学者:怎么啦?

向导:由我来说,这听起来就一定像是有时候不可避免的对流俗观点的一种颠倒,人们经常带着狐疑心态来了解这种颠倒。

研究者:这是对的;因为在严格的研究工作的视野内——那是每一种健全理智^①基本上(也即在基本态度上)都能跟进的——,看起来往往是,仿佛思想家的智慧就在于,立即蓄意地把健全理智所思考的东西弄得颠三倒四。

7 学者:在我看似乎也是这样呢。此外,这种印象还被思想家们自己的证词所证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黑格尔就说过,为了能从事形而上学思考,人们必须头脚倒立而行。^②

① “健全理智”(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或可译为“常识”,英译本作 sound common sense。参看海德格尔:《乡间路上的谈话》(Country Path Conversations),英译本,布雷特·戴维斯(Bret W. Davis)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译注

② 黑格尔的原话如下:“朴素的意识将自己直接托付给科学,这乃是它的一个尝试,它不自知其受什么力量的驱使而也想尝试一次头朝下来走路……”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译本,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17页。——译注

研究者:所以,谁若与那种把技术看作应用物理学的流俗说法相矛盾,主张物理学就是应用技术,那他恰恰也只是在玩一种令人尴尬的颠倒把戏。

向导:当然啰。看来是这样。因此我犹豫说出这一点,因为这看起来像一种颠倒,根本上不同于单纯地调换词语的位置。

研究者:何以这会是某种不同的事体呢?我不明白。

向导:我也不明白,但或许可以猜一猜,在您所讲的“物理学是应用技术”这个句子中,同样又是所言多于所思,是言过其实了。

学者:我只思考了我们要探讨的东西,即物理学的纯粹研究,只要它用了实验方法,那它就应用了技术。

向导:您的意思是,因为在实验设备中使用了作为技术产品的机器,所以物理学就是应用技术。

学者:这正是我的意思。机器工作处就有技术嘛。

研究者:那么,所谓“物理学只是应用技术”这个颠倒的句子,就仅仅对实验物理学有效了。这种颠倒对理论物理学是无效的,后者却一直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的基础。那么,严格地看,这种颠倒就是无效的。 8

向导:它是完全有效的,而且恰恰是在我们严格地思考实事课题时,它是完全有效的。

学者:您这是想说,您也把理论物理学理解为技术啰?

研究者:我必须反驳这个观点;人人都会赞同我的看法:理论物理学是不靠任何技术手段工作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是技术。

向导:当然。但技术因素其实也不在机器的使用中。

学者：倒不如说是在机器的置造^①中。

向导：或者，甚至是在机器的可置造性所依据的东西中。

学者：它依据于自然过程的运动规律。

研究者：我们只能把这方面的知识归因于物理学的认识。^②

物理学只是预先发现了自然状态和过程的规律。机器建造和机械改造的规则、自然力的控制和贮藏的规则，都必须符合这些自然状态和过程的规律。

学者：可见技术就是应用物理学。

向导：与此相反，我的说法则要倒过来：物理学必须是技术，因为理论物理学就是这种真正的、纯粹的技术。

学者：这样您就任意地把技术理解为某种不同的东西了。

9 向导：很可能，我以“技术”这个名称，也许想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但并不是任意地，相反，我努力去关注物理学本身的理论因素是什么。

学者：所以，我们几乎回避不了一种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本质的沉思，因为，只要我们只能确认，理论物理学的工作不是实验的，因此并不使用任何机器，那么，这就还是一种消极的规定。不过，要说理论物理学就在于它的本质由以获得其基础的东西之中，这却是令人痛苦的。

① “置造”德语原文为 Herstellung，其日常含义为“制造、生产、建立”，我们译之为“置造”，意在突出它与“表象”(Vorstellen，似更应译为“置象”)、“订置”(Bestellen)、“伪置”(Verstellen)和“摆置”(Stellen)以及与此相关的“集置”(Gestell)——海德格尔用来规定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基本词语——的联系。——译注

② 此句中的“知识”(Kenntnis)与“认识”(Erkennen)较难区分，英译本分别译作 knowledge 和 cognition，参看英译本，第5页。——译注

研究者:我主要是担心,一旦我们在此方向上开展我们的追问,我们就会迷失于“思辨”中,我们就会缺失任何清晰的道路和可靠的路径。

学者:我们不能回避对理论物理学之本质的追问。但我不太担心这种危险,即我们会迷失于思辨中,而倒是更担心,我们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领域里迷路,在其中我们其实是着眼于现代物理学来追问认识的本质。

向导:但也许,恰恰是出于对思辨及其气氛的畏惧,我们才对技术所知甚少。我们以为,关于技术的知识起于对技术之程式(Vorgehen)的描写,以及对技术之成就的报道。

学者:那么,我们对于“思辨”的畏惧从何而来呢?

研究者:来自思辨的明显无用性,有鉴于此,我们会害怕,我们会与之一道落入空洞之中。

向导:那么,一切无用的东西都是可怕的,因为我们把有用的东西视为唯一有效的和能以其效用来安抚我们的东西。但有用的东西为何有用呢? 10

研究者:这样的问题是稀奇古怪的。它们总是让我头晕。在它们的漩涡中,我丧失了任何根基和全部空间。^①

向导:人始终只能失去他尚未拥有的东西。但他只能拥有他所归属的那个东西。

学者:现在我也必须承认,当我要思考您刚刚所讲的话时,一

① 此句德语原文为:Ich verliere... jeden Boden und allen Raum,或可译为:我丧失了全部的根基和空间感。——译注

切都逃之夭夭了。因此最好让我把我们的谈话重新带回到它的道路上去。

向导：我穿插进来的评论时而会让我们的谈话进程延宕，只要您受得了这个，我就乐于听您的引导。

研究者：这种延宕是无甚害处的，只要我们不至于因此走上邪路。

学者：这种危险当然有的。今天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去年秋天的第一次乡间路上的谈话。当时我们探索了认识的本质。现在我们在思考，认识是一种思想，而且努力去接近那种以物理学的工作作为形态的思想。从中便产生了物理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之本质对我们来说成了谜团，关于技术之本质的思辨尤甚。我们于是要撇开这种思辨。

向导：我觉得，恰恰是凭着这种意图，我们陷于被迫走上一条邪路的危险中了。人们所谓“思辨”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虽然根本不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家”的思想。

11 但是，如果我们害怕思辨而要避开这种思辨，那么，我们何以总是想要弄清楚思想的本质呢？

研究者：您是说我们应当对思辨进行思辨么？那么在此情形下，我其实还会认为对技术的思索是更可靠和更富有成果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您告诉我们的是，物理学的技术本质恰恰在于它是理论物理学。

于是，技术因素与理论因素或许就是同一回事了。

向导：兴许就是这样。

学者：如果您如是猜测，那么对于这一点，您也一定能够为我